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10月27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屁股指揮腦袋

每人都有不同的性格，有時難免會截然不同，夫婦、父子、同事、友儕、同學……如此。因為這不同，少不免會陷於對立面。有一位朋友是大機構的人事部主管，他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：「屁股指揮腦袋」，指的是人往往因為自己坐在甚麼位置而需有不同的思維方式，當中沒對與錯，只是因應職責所需。

最近我與一班工作上合作緊密的夥伴參加了一個性格分析工作坊，事先就一份問卷作答。出席工作坊時，主持人就幾個方向讓大家思考，然後自我分類，當中包括四組：外向、內向；憑感知、憑直覺；思考型、感性型；決斷型、熟思型。最後發覺長久合作的夥伴，今時才真正清楚各人是甚麼類別的人，也難怪各人平常工作上的表現如此，有誤解只因不了解。性格沒有對錯，能否互相尊重，人盡其才，才是最重要。

我們發覺在任職機構裡擔任管理層的性格大都相近，多屬思考型和決斷型；負責客戶、人事和人際關係者，多屬感性型；從事財務分析者都屬純理性型。

透過策劃旅遊的遊戲，顯示有一組性格的人（甲組），外遊都不喜歡過於周詳的安排，總之去到哪裡玩到哪裡，一切隨心；而另一組人（乙組）則每一行程事前也安排好時間、地點和後備應變，不然便沒有安全感。甲組若與乙組去旅遊，他們一定覺得苦不堪言。不過當甲組在工作上負責安排客戶外訪，他們便迫使自己像乙組那樣的工作方式。

從工作坊中，我們學到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，各人的思維和處理方式，好大程度受到本身的經驗和職責所影響，所以國家元首有當國家元首的考慮；官員有官員的責任；藝術家有藝術家的思維模式；學生有學生的觀點，我們處於甚麼位置便需以甚麼方式思考。如果大家都明白這特性，便懂得互相尊重和體諒別人的角色。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蘇格蘭

從倫敦出發，開了十個鐘頭車，抵達蘇格蘭首府愛丁堡；沿途經過連綿不絕的山丘，一片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田園美景，令人心醉。走在通往古堡的石板斜道上，古氣盎然。蘇格蘭，曾經打算在此長居。

蘇格蘭有自己的文字、錢幣和教育制度（大學要讀四年，英格蘭讀三年）。三十年前第一次去蘇格蘭時，用十英鎊買郵票寄信，郵政人員找給我一大堆蘇格蘭硬幣，我要求給英鎊，他很生氣地說：「你別嫌棄，你會花光的。」那時候我就明白，蘇格蘭人的自尊心特別強。他們要求獨立，是不願意比別人矮一截。

獨立失敗，無損他們的自豪。

我曾經沉迷跳蘇格蘭舞，學了四年，始終跟不上，放棄了。每一隻蘇格蘭舞都有自己的名稱、配樂和複雜的步法。它不像華爾茲等社交舞，只要拍子合適，任何音樂都可以跳。

而且，蘇格蘭舞主要是群體舞，一旦忘記一步法，會連累整個舞隊，壓力很大。每次上跳舞堂，像考驗記憶力，像研究艱深課題，同學態度嚴肅。看來，蘇格蘭人凡事認真，就算是輕鬆的跳舞活動。

曾經穿過紅格子的蘇格蘭裙上台表演跳舞；裙子還在櫃子裡，長相憶。

曾經看中蘇格蘭湖邊一幢別墅，想像在那裡長居，經營一間民宿，包辦早午晚三餐；幻想在湖邊擺設原木餐桌，鋪上紅格子枱布，用粉筆和木板寫上當日菜譜……終於放棄了。這是一個「嚴肅」的決定，不能單靠「幻想」去實現。

曾經在蘇格蘭北部的尼斯湖等候怪獸出現。等了半天，不見怪獸，但見像我們一樣傻的怪獸迷，陸續湧至。大霧茫茫裡，癡癡地等。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與查先生的交集

查良鏞先生，一九二四年出生，香港著名報人，又以筆名金庸發表十五部武俠小說，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。今年二零一四年，查先生九十周歲，按中國人的算法，行年九十有一，即是出生以來第九十一個年頭，又叫「十秩開一」，即是人生第十個「十年」的第一年。《禮記》有云：「五十杖於家。六十杖於鄉。七十杖於國。八十杖於朝。九十者，天子欲有問焉，則就其室，以珍從。」過去查先生曾經得到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接見，若按古例，今後若有領導人有甚麼事要致問，還得要親自過訪呢！

近年我給查先生起了一個新外號，叫「小查詩人」，以別於他查家在清初康熙朝的大詩人「老查」查慎行。近日從網上得到資料，說「小查」其實不是「老查」的後人，實是老查的族叔查昇的一脈。果如是，則「小查」下筆模棱兩可，叫我們不懂事的小讀者又上了當。

日前，小查的鄉里蔣連根先生來電郵，要我提供與小查的交集情況。事緣蔣先生寫了兩部書作為給小查的生日賀禮，分別是《江南有數人家：金庸和他的家人們》和《歲月的智慧：金庸和他的師友們》。因為小查相識滿天下，師友甚多，蔣先生還要寫續卷。可能潘某人間有把「我的朋友查良鏞」七字掛在嘴邊，蔣先生便發電郵查詢。看了蔣先生列的朋友名單，未見陳世驤教授與項莊叔叔（董千里先生）兩位，便回蔣先生說，如果正卷、續卷沒有兩位，則潘國森未敢應承。

雖然如此，不妨稍為向讀者講述一下，我與小查的交往。其實我們是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年齡也差了一大截，見面總共不超過十回，同枱吃飯也只試過一次。

曾經在台灣遠流公司的金庸茶館網站，答讀者小朋友我如何第一次與小查見面。事情很簡單，那一回在一九九六年，我寫了一封信給小查，說想去拜訪他「老人家」，然後收到小查的秘書小姐來電，定了日期和時間，潘某人就過府相見。

讀者小朋友見了我的簡覆大吃一驚，世事竟有如此簡單耶？

實情我也沒有打誑，只是按《天龍八部》主角「小段皇爺」段譽的作風，「筆削春秋、述而不作」，所講都是實情，不過沒有講出全部真相。這跟《鹿鼎記》主角大清鹿鼎公韋小寶不一樣，韋公爺講話總是真假混雜，一般是七八成真、兩三成假。

我是先跟小查的小說有交集，上世紀七十年代還在唸中學時開始讀金庸小說，那時是讀者與作者的關係，大學畢業前讀完全部。大學畢業之後，買齊了全套「修訂二版」金庸小說，再精讀了兩遍，剔出了我看得出的錯漏，然後着手寫第一部金庸小說評論的專著，就是後來的《話說金庸》。這個時期，我跟小查是研究人與研究對象的關係，文學批評人與文學作家的關係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倪匡先生發表了第一部「金學研究」專著，題為《我看金庸小說》。這書我讀後覺得有些地方評論未公，於是我打算也寫一部「金學研究」，因此在「開工」之前要精讀兩次，先找錯處。

有些甚麼錯可找呢？答案是不論甚麼，只要我看得出的都找。

（小查與我・之一）

百家廊

鍾倩

老校長

已是深秋，漫步在大院對過的校園裡，落葉繽紛，樹木蒼翠，仰望天空，給人以高闊之美。散步的時候，偶遇一位老鄰居，她已年過八旬，由兒媳攙扶着。交談中發現，老人目光凝滯，說話含糊不清，兒媳解釋，她患有腦血栓後遺症。問起老伴的身體狀況，家人附耳小聲地說，「老伴年前去世了，一直瞞着她，將她安排在另一間房間裡。」聽到這裡，我心裡一陣惆悵。她的老伴是學校的老校長，斯人已去，音容笑貌宛在，想起來歷歷在目。

這所大學創建於1956年，前身是一所機械專科學校，後來升為大學，成為交通運輸部共建的八所學校之一。爺爺18歲參加工作，分配到這裡，再也沒離開過，父親在家屬院裡長大，和學校同齡。過去，家屬大院的五號樓是校長樓，歷屆的校長和老幹部都住在這裡，後來學校在其他地方建了教職工宿舍，房子變大了，有些老校長搬走了，但多數老校長念舊，擁有深厚的感情，依然住在這裡。歲月不打招呼的爬上他們的額頭，使他們步入老年，或發揮餘熱，或侍弄花草，或休養身體。

我上中學的時候，放學後經常和同學去校園裡玩兒，目睹老幹部們打門球的場景，他們頭髮花白，但精神矍鑠。時而前傾瞄準，時而彎腰擊球，時而高聲喝彩，一桿一桿，一招一式，流瀉出迷人的夕陽風采，令人拍手稱好。四季更迭，一年一年，好幾位老校長先後離世，走得都是那樣地靜悄悄，葬禮一切從簡，幾句慨嘆後，很快恢復到往日的平靜。但是，伴隨年齡的增加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人格魅力，有一種情愫從心底升騰起來，化為無盡的留戀和追憶。

一切還要從爺爺說起。爺爺是高級駕駛員，在學校幹了一輩子，屬於副教授級別。曾經他給校辦開車，和當年的幾位老校長都比較熟，又都住在同一家屬大院，平日裡接觸頻繁，關係相處得不錯。

記得那年夏天，我在省中醫住院，無意間聽說張校長住在保健樓，和我住的病房樓相離不遠。一天下午，打完吊瓶後，我和母親一起來到保健樓，探望一下張校長。從護士站打聽到具體床位，乘坐電梯上樓，很快找到張校長的病房。進入房間，只見他斜着身子靠在病床上，面色紅潤，精神很好。見有人來了，起身向陪床的家屬詢問，「這是哪位？」沉思片刻，他好像想起了什麼，知道我們是誰了，他立馬招呼我們坐下，關切地詢問我的病情，像一位老者，更像是長輩對孫輩的關愛，那麼的親和。從家屬口中得知，老人耳朵背得厲害，說話必須大聲。他已經年過九旬，每年都來醫院休養，身體狀況整體不錯。聽到這裡，我們很是欣慰。他的老伴也八十多歲了，在家裡由女兒照顧，過上一段時間，開車接她過來看看張校長。

張校長的老伴我印象十分深刻。老人患有脈管炎、糖尿病等諸多慢性病，天氣暖和時會出來走走，大多數時間待在家中。我住在她的後排樓，出入時經常看到她在家中陽台上，拄着枴杖往外眺望，遇人點頭微笑，或是揮揮手，很是慈祥。老人生活十分簡樸，買菜不讓買貴的，要撿最便宜的菜，洗衣服不讓用洗衣機，直說浪費水太多，用搓板手洗。衣服洗得發白還要繼續穿，如果給她買了新的衣服，她會生氣。家中收拾得很是乾淨，但擺設和傢具，一直保留着過去的老樣子，沙發、床、桌子，還都是當年學校發的，老人堅持不讓換掉，女兒只能依着她。

她出來走走時，逢人便聊天，非常健談，流露出欣悅的表情，根本看不出老人有那麼大的年紀。五號樓西鄰是學校的幼兒園，在樓下乘涼或散步，通過低矮的鐵門能夠望見孩子們做遊戲，嘰嘰喳喳的，笑聲宛若銀鈴般清脆，增添不少樂趣。下午時分，我經常見到她在幼兒園門外，兩手拄着枴杖，踮腳眺望，臉上盈着自如的笑容。秋陽搖曳着長長的影子，落在她的身上，金燦燦的，有種歷經滄桑的美麗。

幾年前，張校長和老伴先後去世。二樓的陽台一下子變得空下來，每當出入路過，我總會抬頭朝着那個方向望上一眼，好像已成為改不掉的習慣。

時光飛逝，學校已經走過58個年頭，換過的校長根本記不過來，然而，走在校園裡，老校長的跫音恍在耳畔。校園裡建有一個地下通道，是學生從宿舍到教學樓上課的必經之路，地下通道附近矗立着一座老校長紀念碑，碑面雕刻有老校長的半身像。2006年，學校50年校慶時，此雕像正式揭幕。聽父親說，這位校長姓蔡，是建校以來的首位校長。

平日裡，學生們從地下通道魚貫而出，但是，有多少人記得這位老校長當年千辛萬苦建校的歷史呢？我不止一次的留意過，年輕的80後、90後大學生或是結伴而行，有說有笑，或是低頭族，不住地看手機、刷微信，表情都格式化，或是踽踽而行，戴着耳機、聽着歌曲，沉浸在自我的小宇宙中，對外界漠不關心。沒有經歷過戰火硝煙，沒有遭遇過「文革」風暴，更沒有飽受過困難時期的生活困境，他們對往昔歲月的了解只會停留在書本上，對老校長自然沒有痛徹心扉的認識。

認識較淺無可厚非，但是，缺乏敬畏感和謙卑心，便是對歷史的褻瀆。令我驚訝的是，問過幾位學生，提及老校長紀念碑，他們驀地愣住，一臉迷茫。每天路過，相見無數，卻一無所知，我的心隱隱作痛，徒生針扎的感覺。

昨日風雲，已成往事；但往事並不如煙，因為，記憶是個神奇的國度，那些難忘的人和事兒會不定時的滾落出來，叩擊在我們的心靈上，進行憑弔與紀念。

還有一位老校長令我印象深刻。他和我的父親年齡相仿，但資格很「老」。當年在這裡上的大學，畢業後留校任教，後來成為校長。他個頭不很高，為人低調，一眼看上去，樸實得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，但很有修養，待人說話十分和藹。前幾年，他調到別的學校任職，很多師生留戀不已，不約而同的說，「老校長調走了，非常不適應。」他不僅治校嚴謹，在學術方面也很有建樹，主持完成30餘項科研項目，論文發表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，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。他的愛人也在學校任教，衣着打扮非常樸素，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那頭白髮。她留着及肩的長髮，頭髮多半已白，好多人都徒生疑問：「怎麼不染成黑色？」我想，這是本色之美吧，從側面照出一種簡樸的生活態度。

「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」，在校園一隅徜徉，陽光靜謐，落葉低語，猶帶着昨日黃昏的溫柔，令人無比愜意。想想，這片土地上留有一位位老校長的足跡，我不禁目光發熱，內心明亮。

老校長之後再無老校長。他們身上那種堅強不屈的精神和高貴獨立的品格，永遠芬芳，馥郁着這片土地，和這裡的人們。

■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垃圾電話

經常在最忙碌的時候，突然接到一些垃圾電話。最多的是銀行或財務公司打來的，包括中資銀行。我在幾家中資銀行都有賬戶往來，他們應該知道我的財政情況。我平生從來都沒有向任何人借過錢。量入為出，是我的理財原則。我不富裕，也不貧窮，淡薄人生，怎麼會靠借錢來揮霍？

這些垃圾電話十分令人討厭，但又無可奈何。我又覺得奇怪，銀行和財務公司僱人打電話央人借錢，究竟成功率有多少，划算不划算？

還有的就是電訊公司，打電話來要求你的手機需要增加甚麼服務，連我已經購買了它的服務的手機公司，還經常來電囉嗦。以後如再來電騷擾，我便另換一個公司來服務。

可幸還沒有聽到來電的「電話騙案」。當然這些靠電話騙錢的，多是打給文化不高的老人。但閱報得知著名影星湯唯也受了騙，可見這些騙子的騙術相當高明。

靠騙術斂財的多的是。過去還有騙子把一束紙幣丟在地上，另一同黨邀請看見的路人共同取得分享。隨即另一同黨前來恐嚇說，拾遺不報，觸犯法紀，加以勒索。不過這類騙術需要三數同黨，「成本」太高，又未必能得豐厚「回報」，近日少見此類案件。

我在街頭碰到的騙術只有兩樁，但我都沒有上當。一次是在渡海碼頭附近，有一中年婦女前來訴說，因為忘記帶上銀包，沒有錢渡海及乘車回家，求賜十數元應急。雖然要求不高，但我一看，知是騙局。如果因款子不多，以惻隱之心應命，那麼她騙上幾樁，收入上百元也就很不錯了。

另一次在珠海市新華書店裡，一位年輕女子突然走近身旁，說我是阿玲，你不記得了嗎？我的母親正在醫院，需要數百元付醫療費，請看親戚份上幫幫忙吧。誰是阿玲？我有一位夭折的妹妹的確叫阿玲，但這個阿玲是誰，為甚麼會出現在珠海？我只有一笑置之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好自為之

「亂在深秋」用來形容現在的香港恰如其分，經過二十多日的「佔中」，執筆之時仍是一個亂子，雖然香港高官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律政司司長袁國強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、副局長劉江華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五人組放下身段，首與學聯平等對話，但正如所料各說各話，無突破性的進展。

林鄭月娥司長心平氣和地回應了四個問題，展示了特區政府的誠意，輿論認為，香港政府擬向中央呈如實的民情報告，研究設研討普選的有廣泛代表性參與的討論平台，這些提議具建議性，但學聯的代表堅持自己的看法，所謂公投政改爭議毫不妥協，其實政府已一早指出公投在政治上法律上並不可行，眾官員在會上分別講話，令觀眾也上了一堂基本法的公民教育課。林鄭月娥司長更加一再強調基本法不能輕易修改，袁國強司長指出基本法修改門檻比政改五步曲更高，人大政改的決定是全國性的，其實政府的四點回應合法合情合理，態度誠懇和藹，但學聯太堅持，不明白政治是妥協的藝術，在這時候見好應該收，因為民情輿論已不在他們那邊，堅持下去堵死了自己，找不到台階下，也找不到出路。

環觀香港各界輿論無論有沒有直接受佔中影響的市民都怨聲載道，不論在民主、經濟、社會秩序、法制的核心價值概念都受到破壞，影響深遠，令人痛心，應該是時候撤離。而今次的對話本應是一個下台階的機會，可惜又一次錯失。

梁振英特首公開譴責有外力介入，不斷挑戰中央的耐性，風險非常高，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，我們應遵守法制，這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，佔中的人士除了要考慮個人的刑責外，更應顧全大局，不要犯法，不要妨礙他人的權益。

香港有很多人為了大局付出努力，付出正能量，可惜受到某些人士的攻擊。據聞一些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在返回立法會途中，經常受「佔中」人士公開謾罵，以粗言穢語「問候」，他們仍忍辱負重，有耐性地堅守崗位，建制派議員認為被辱罵不緊要，只希望泛民議員在議會不要採取不合作態度，不但拖慢政府施政，更影響社會民生，最後輸家是香港市民。我相信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，他們的選票會飛走，應該好自為之。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讓「意外」少一些

最近，有一條來自北京的消息讓小狸看得有些感觸——

十月十九日這一天，一年一度的「大愛無國界」國際義賣活動照例在朝陽公園舉辦。誰承想，往年不溫不火的這項活動今年卻出人意料地火爆異常。據當地記者和各路網媒即時報道，一大早在公園售票處前就排起了鮮見的長龍，很快就有黃牛黨加價「供應」大賺鈔票。十一點的時候，安檢門外擠滿了人而「大賣場」裡人已飽和，工作人員宣布「臨時限流」。十二點，公園方面宣布「停止售票」，而此時，入口左側的小山坡上，正有大量「逃票者」奮不顧身地翻過警戒線進入露天義賣場。就這樣，「園內人山人海，園外水洩不通」，原計劃下午十六時結束的活動在中午十二點就提前宣佈「關門」了。

但這「意外」之門怎能輕易關上呢？下午，據好不容易買上票卻又進不去的人說：「裡面人太多，根本進不去。」又據好不容易從賣場裡擠出來的人說：「好多義賣點都已經撤了，光剩下人擠人，而且地上有好多垃圾。」後據當地記者進一步了解，此次義賣活動的場地最多可以容納五千人，三千人可以正常循環，活動一共準備了七千張門票，結果一開始售票很快就賣光，另外還有三千多人逃票入場。

可想而知，這種「擠爆」是一種多麼危險的「意外」，但事過境遷，終至善了之後，人們不禁要問，這「意外」究竟如何產生的呢？

認真說起來，這跟包括小狸在內的很多微友之前收到的一則微信十分有關。在「朋友圈」裡，這則名為《10.19朝陽公園，各大使館開國際跳蚤市場啦！》的微信圖文並茂，新鮮有趣，當時曾被包括小狸在內的很多微友熱情轉發，誰承想——現在才知道，截至到義賣會開始前，這則微信的閱讀量已經超過了十萬次。

換句話說，園方輕視了微信的傳播力量，所以造成了其實並不意外的意外。

再換句話說，不僅是微信，在這改革開放天地造化的新時代，太多的新生事物特別是高新科技，都需要每一個人去認真認識、理解、適應和運用，更好地為國計民生服務，更多地造福人類社會。

讓「意外」少一些，再少一些。